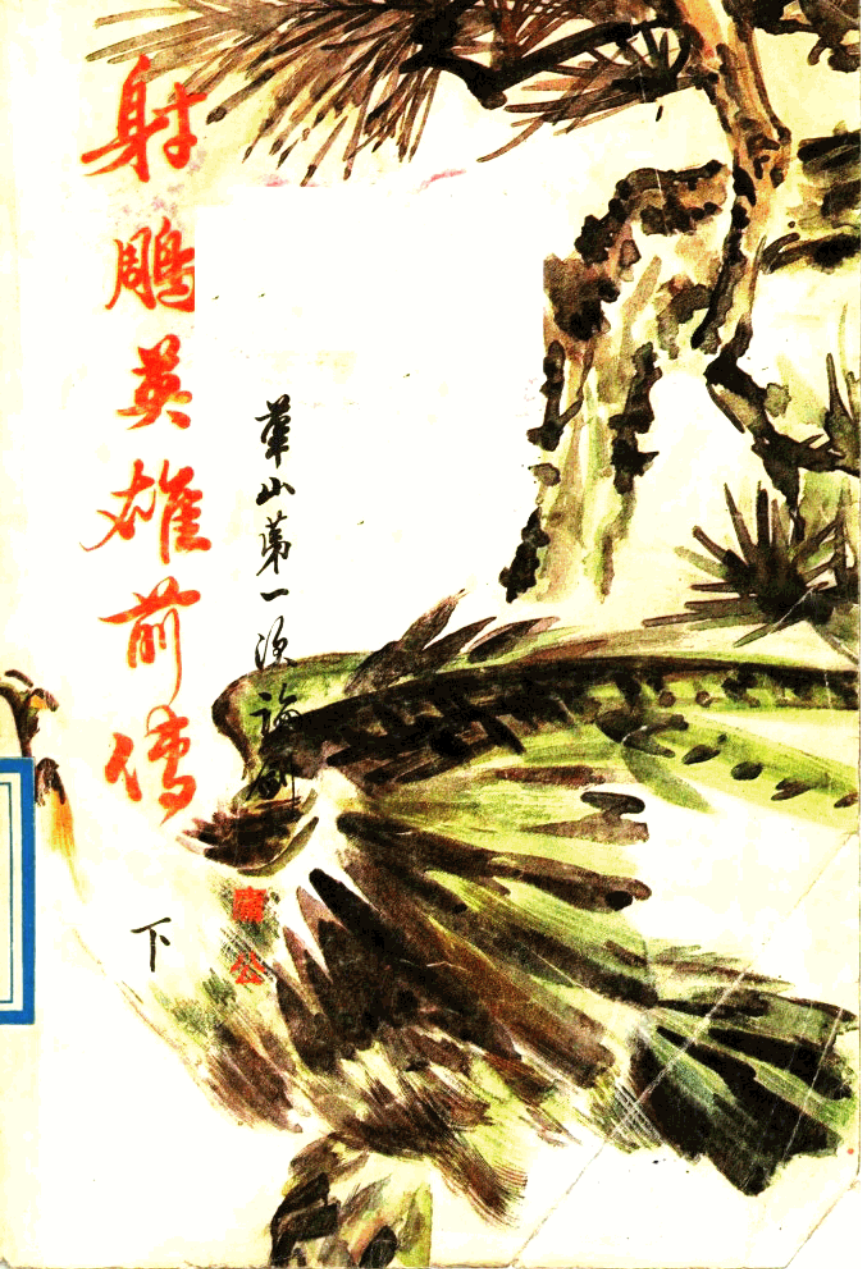


射鵰英雄傳

華山第一淫海

下



# 射雕英雄前传

## 华山第一次论剑

(下)

(香港)庸公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射雕英雄前传(上下)

庸 公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8.375 印张 4 插页 390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0 册

\*

ISBN 7-5059-1838-9/I·1272 定价:9.80 元(套)

## 北丐斗西毒

黄药师和段皇爷在旁边看了，暗暗喝采不已。

全真教主拆了洪七公三招，太乙拳法一转，变了进手招术，“千金肘锤”，“连环推掌”表面看来两手，一手套着两式，眨眼之间连击四招，洪七公托地一退，“神龙掉尾”，反臂一扫，方才解了重阳真人这一绝着。

这位丐帮帮主把降龙十八掌施展开来，一招一式猛练十分，掌风呼呼。

王重阳只用太乙拳应战，见招拆招，见式破式，斗了二百多合，渐渐金乌西沉，新月上升了，二人还是不分高下。

黄药师看见天色入晚，正要喊停，洪七公突然一声叱喝，双掌齐推，“双龙捧珠”向王重阳胸口推到。

王重阳不慌不忙，微退半步，左手拳起，骈伸二指迎着洪七公一点。

说也奇怪，他这一点似乎轻描淡写，全不费力，洪七公一个踉跄，倒退出三步去，他把双掌一收，叫道：“老叫化认栽了，好先天功本领！”

原来洪七公双掌击出的力量，非同小可，如果对手是黄药

师、段皇爷、欧阳锋三人，任何一个也不能够硬接他这一着。

王重阳却用先天神功迎着两股掌风空隙中间一点。

举个譬喻，先天功发出来的劲力，仿佛一把无形利剑，戮向洪七公的胸前，洪七公被逼后退。

他为人一向耿直，明白王重阳用太乙拳跟自己对招，只用了七成功力，自己方才可以跟他周旋二百余合，如果全真教主开首便用先天功绝技，自己已经败下来了！

洪七公这一认败，第三日的比武便算终了。大家再盘膝坐了下来，打坐运气，渡过一个长夜。

欧阳锋潜心算想，王重阳只用手指轻轻一点，洪七公立即认败，这究竟是什么拳法？那一定是九阴真经里头载的本领。

西毒想了又想，不经不觉，天色已三鼓了，他再也沉不住气，问道：“王真人，俺心上有一件事向你讨教！”

王重阳道：“请说！”

欧阳锋道：“王真人，你刚才打败洪帮主的功夫，是九阴真经里头载的功夫吗？”

王重阳道：“不是，这是先师遗下来的技艺，九阴真经里面的功夫，多半是旁门左道，贫道一点也没有练，道家弟子不打诳语，如果说谎，永坠泥犁地狱！”

欧阳锋哼了一声，表示不信。

洪七公道：“老毒物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到你交手之时，便一切明白啦！”

欧阳锋一声冷笑，便自不再言语。

一夜渡过，又是黎明，已经是华山论剑的第四天了！

黄药师霍然起立，振衣说道：“王真人，这一场轮到小弟了，请赐教！”

过去黄药师跟王重阳交手过三场，一场是在黄海荒岛，一场是在华山之巅，还有一场是在桃花岛上。

黄药师三次都占了下风，这次华山论剑，算是他跟王重阳的第四场比武。

王重阳道：“奉陪奉陪！黄岛主，先赐招吧！”

黄药师更不打话，举手一掌，呼洪两声，使出劈空掌来，向王重阳当胸按到。

众人以为他一定是用桃花岛看家本领的落英掌，那知道黄药师开首用劈空掌，大大出乎意料。

王重阳不慌不忙，长袖一挥，仍然用太乙拳里面的卸字诀，把黄药师的劈空掌力化向外门去。

黄药师向前一扑，飒飒飒，连进三掌，全是落英掌法，三掌递过，一腿飞来。

洪七公心中暗想：“啊！原来他三掌夹一腿的，是把两种功夫，混合使用。”

王重阳不慌不忙，太乙拳挥洒自如，东遮西挡，黄药师着着抢攻，三掌一腿，五掌一脚，有时连发两三腿，又使出落英掌来，变化繁复，令人眼花撩乱！王重阳抱元守一，太乙拳硬封软拆，虚来虚招，实来实招，一任黄药师用尽虚实相乘的本领，王重阳始终是应付裕如，两下里一攻一守，跳跟掷击，斗了二百余合，不分高下。

桃花岛主精研了几年的“落英掌”和扫叶腿，这次跟王重阳交手，希望压倒全真教主，那知道一比并之下，两下的功夫还差得远。

欧阳锋暗自摇头，想道：“大名鼎鼎的桃花岛主，仍然这样的不济事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这句话到底不错！”

两下又拆了五十余招，黄药师突然伸手向衣领一探，抽出那管玉箫来，合在手里，左手使落英掌，右手却把玉箫按着判官笔点穴的招式，吞吐撒放，着着指向王重阳身上的穴道，这样一来，威力顿时增加一倍。

王重阳哂然一笑，太乙拳若轻若柔，从容化拆，间中还杂上两记利害的反击，把黄药师逼得退避不迭。洪七公叹道：“王真人真个是天生奇材，我老叫化少年时候太懒了，哎呀！”

原来洪七公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，黄药师玉箫一递，点向重阳真人的“中封穴”，王重阳闪电似的反手一捞，居然抓住了玉箫的上半段，黄药师心中一急，左手一劈空掌打出，横扫王重阳的下路，以为他一定耸身拔起，自己便可以夺出玉箫。

那知道王重阳抓住玉箫的手，突然抖了一下，发出先天功，黄药师猛觉自己手上的玉箫，滚热起来，热得像刚出洪炉的烙铁，黄药师大吃一惊，不由自主把手一松，王重阳顺势把玉箫一送，点中黄药师胸口的“章门穴”，桃花岛主要想运气护穴时，经已无及，以为自己准得躺下。那知道王重阳这一点之力，十分巧妙，只向他的穴道轻轻一触，并没有真正发出劲力来，还顺手把玉箫塞回黄药师的手上，哈哈一笑，飞身跳后，叫道：“黄岛主，承让之至！”

黄药师面孔发热，他知道王重阳如果不是手下留情，自己准得躺下来了！桃花岛主收了玉箫，说道：“全真教主果然名不虚传，我黄某真正折服了！”

王重阳连胜两阵，并不打紧，欧阳锋在旁边看了暗暗心惊，他想洪七公、黄药师两人的本领，自己跟这二人不过伯仲之间，他两个都不是王重阳对手，自己如果跟他交手，那里还有取胜之理？”

洪七公回头向欧阳锋笑道：“老毒物，看清楚了没有，那个天下武术第一，你比不比第三场？”

欧阳锋厉声说道：“怎的不比？老叫化，咱们再决一阵！”

王重阳虽然胜了两阵，神色仍然十分谦和，笑道：“二位不用争吵，大家休息一会说吧。”

这时的欧阳锋开始对王重阳有了多少忌惮，默默不语，便自坐下。洪七公这回不耐久坐，站起身子，到附近游逛去了。

有话便长，没话便短，过了一个时辰，洪七公踱回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时辰到了！应该由哪一个比武？”

段皇爷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七兄，我来凑一凑趣，请教你的高招！”

洪七公道：“老叫化没有什么高招矮招，我用降龙十八掌接你的混元功和金刚拳，老叫化输了拍拍屁股便走，如果侥幸不输招呢，比武完了，再到太白居偷些酒来，喝他娘的七日七夜吧！”

段皇爷笑了一笑。

他两个再也不客气，向着当中一站，各自舒开拳脚来，洪七公一开首便用降龙十八掌着着抢攻，段皇爷也用金刚拳迎战，他们两个好比铜钟撞铁磬，强攻硬打，掌风虎虎，冰雪纷飞，斗了二百多合，仍然不分高下。

王重阳在旁边看了，不禁叹为观止，他心想今天到华山比武的五个人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余四人各有所长，洪七公和段皇爷全是偏於外壮的功夫，变的太刚，黄药师和欧阳锋却偏於内劲，失之太柔，如果他们互相扯平，就是十全十美的武林高手，不过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何况是一个人呢，且不说王重阳暗中感慨！

洪七公和段皇爷斗到将近三百回合，段皇爷仍然沉着，洪七公似乎不耐烦了，一声大喝，起在半空，十指宛如鹰爪也似的，向段皇爷兜头抓落，王重阳大吃一惊！正要开口喊止，段皇爷却是不闪也不架，只听砰砰两声，两个人影向左右一分。洪七公穿出七八步外，险些儿一交跌倒，欧阳锋幸灾乐祸，高声叫道：“老叫化输了！”

话未说完，段皇爷也噗通两声，一个踉跄，几乎向后跌倒，好在他立即用个“千金坠”身法，扭身一晃，把脚尖钉牢在地面，侥幸没有躺下来。

双方互相客气而草率收场。

日已西沉，天空夕阳霞绮，完全收敛。夜幕渐渐垂下，冬日苦短，没有什么黄昏夕照可看的。洪七公心中暗想：“明天轮到老毒物跟王真人比武了，且看他出些什么鬼主意！”

北丐跟西毒所走的方向，飞奔过去，不到半晌，已经到了山后，原来山峰的向阳面，搭了三个白布帐篷，帐幕前面有十几个穿着白衣的汉子，欧阳锋一到了帐幕前，那十几个白衣人躬身及地，向着西毒行礼，看来比起臣子对皇帝还要恭敬。

洪七公正要溜烟跑向帐篷，猛瞥见帐幕旁边的地上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洪七公眼光锐利，认得是西毒由白驼山带来的蛇蟒，万头汹涌，为数之多，纵横竟有半里，洪七公心中暗想，我如果一过去，毒蛇嗅着生人气味，蜂涌上前，自己如何抵挡法？

他忽然想起段皇爷的小金蛇来，这条金蛇是蛇中之王，也是世人所有蛇蟒的克星，自己何不向段皇爷借来一用呢？不过洪七公细心一想，一来一回，要费若干时候，自己要侦查西毒的阴谋，岂不是变了有遗漏吗？如果不借金蛇，又难穿越蛇阵，这一下可把洪七公难住了！

就在洪七公进退维谷的时候，欧阳锋已经直入帐幕里，过了半晌方才出来，只见他抖开破钹似的口音，向身边白衣男子道：“我今天晚上要练一种神功，你们快把道具拿来！”

一个白衣男子递过一根二尺长短，杯口粗细的银管，另一个献上一把铁钳，原来这些白衣男子都是欧阳锋在白驼山豢养的蛇奴，也是欧阳锋本人的厮仆，洪七公暗中发笑，天下那有一晚可以练成的神功，欧阳锋这家伙不知道打什么主意？

欧阳锋接过银管，高声喝道：“把最毒的蛇捉十条来，要快！”

蛇奴应诺一声，立即走入蛇群之内，想来这些蛇奴身上涂了蛇药，群蛇纷纷让路，两个蛇奴就在蛇群里面，捉了四条赤蝮蛇，四条过树青蛇，一条金脚带蛇出来，走到欧阳锋的身边了。

欧阳锋右手执银管，左手向一条蝮蛇的蛇尾一夹，向下一摔，凡是蟒蛇之类，最怕这下手法，只要夹住它的尾巴一摔，不管怎样凶而且毒的蛇，也要全身瘫软！欧阳锋把银管向蛇头一套，整条蛇便送入管里，只剩尾巴一截露出外面。

不过毒蛇入了银管，满身的不舒服，猝的一声，蛇头由另一端管口里窜了出来，欧阳锋手急眼快，由蛇奴手里接了钳子，向着蛇头一夹，恰好把它的七寸子钳个正着，蛇儿变了动弹不得，张开嘴巴，欧阳锋使劲一扭，毒蛇口里吐出一点点黑色的汁液来，蛇奴立即端过一只碗，把它接住。

洪七公恍然大悟道：“呀！他要取毒蛇的毒液哩！”

欧阳锋等那蛇吐完了毒液，然后把钳子一松，毒蛇方才由银管里退出来，跌落地上，没精打采的返回蛇群里。欧阳锋又取过第二条蛇，如法泡制，欧阳锋对这一下榨取毒蛇汁液的手

法，似乎十分纯熟。

须臾之间，十条毒蛇的毒液，经已流完，碗中的汁液也有一小半了，欧阳锋然后盘膝坐在地上，把双手十指伸入碗里，他并不是把手指浸入毒液之内，而是距离碗口二三寸左右，顷刻之间，他的头顶冒出一阵阵热腾腾的蒸气。

洪七公虽在远处，目力奇佳，他看见欧阳锋头顶不住的冒出蒸气，碗中的毒蛇汁液也逐渐减少，由少而无，须臾功夫，碗底已经空无所有，洪七公矍然醒悟，暗里骂道：“好狠的老毒物！”

原来五毒奇经里面，载了各种希奇古怪的练功法门，欧阳锋欧阳烈兄弟当年深入白驼山，在五毒真人遗骸的身边，发现了这本奇书，兄弟二人同练，彼此学成了一身超卓拔俗的绝技，后来欧阳锋跟兄长的妻子有染，干出不可告人之事，欧阳锋知道兄长的个性，向来手毒心狠，便索性先下手为强，把自己的兄长杀死，独自一个霸占五毒奇经，练成了蛤蟆功。

不过五毒奇经里面，除了蛤蟆功外，还有许多练功法门，不过功效并没有蛤蟆功那样威猛罢了。

五毒奇经里面还有一种“毒蛇神功”，练法是用十条奇毒无比的蛇，使法子榨出它蛇口牙槽的毒液，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运气功夫，把毒液吸入自己的身体里，可是这些毒液一进入人身，就要致命，所以又要用升降功，把毒液压在十个指头的第一节指尖上，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吐劲伤人了，指尖戳中敌人身体，毒气跟着注入，好像毒蛇噬咬一般无二，比起毒蛇咬人更加利害了。

一个人被毒蛇咬着，不管怎样，总可以支持三五个时辰，可是毒蛇神功伤害的人，连半个时辰的活命也没有！不过这种

神功，只可以保持一周天的时间（即是一十二个时辰），一周天后，毒蛇神功就要消失，练的人还要服食解药，祛除蛇毒，方才可以无事呢。

欧阳锋在过去，因为这种毒蛇神功练时十分麻烦，而且只有十二个时辰的效力，五毒奇经虽然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并没有照练，现在他为了应付明天的阵仗，居然练起这门阴毒的功夫来，这就是西毒之所以为西毒了。

洪七公虽然不曾看过五毒奇经，可是他身为丐帮之主，足迹遍天下，见闻广博，他也隐隐约约听见人家说过，有这练功法门，看见了欧阳锋练功的样子，明白了七八成，他心里暗想着道：“不好！这件事我要告诉王真人，如果我老叫化不说，明天王真人恐怕要上当！”

但是洪七公也是个成名的人物，他也明白武林规矩，今天五老聚会在华山上，名目上是争夺九阴真经，其实是以武会友，看那个技压全场的，得到天下第一武功的名衔，欧阳锋这种功夫也是本领之一，不能够说他暗算伤人，不是英雄好汉，自己心里虽然不值欧阳锋的所为，却不能够明白宣之于口，犯了偏帮全真教主的嫌疑，洪七公想到这里，不禁废然，口中喃喃，折转身来，直向华山颠顶走了回去。

这时夜幕已笼罩大地，疏星闪耀，弦月生辉，洪七公回到华山顶上，只见王重阳、黄药师和段皇爷三个人盘膝跌坐，坐成一个品字形，段皇爷日间跟洪七公比了一场他对丐帮帮主神功绝技，衷心佩服。看见洪七公由山下踱上来，面上表情十分奇异，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七兄你刚才到哪里去？”

洪七公笑了一笑，答道：“老叫化有什么地方去，到后山捉蛇罢了！”

段皇爷听出他言中有物，笑道：“七兄，你捉了什么蛇回来，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！”

王重阳道：“各位不要说话了，养足精神，准备明天再打架吧！”

洪七公道：“王真人，老叫化这张嘴，第一爱吃东西，第二爱说闲话，你坐你的玄关吧，老叫化今晚要说故事。”

段皇爷失笑道：“七兄那天的故事，真个把老毒物挖苦得够了，现在又要说什么故事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从前有一条毒蛇，他活得不耐烦了，要想自杀，蛇儿有什么法子自杀呢？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咬自己的尾巴！”

段皇爷哈哈大笑，王重阳也解颐不禁。

洪七公望了全真教主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毒蛇决定寻死，便把身子盘了起来，恶狠狠的张开毒牙，向自己的尾巴就是一口，可是当他的牙齿一碰到自己尾巴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咬不下去，因为他想起自己过去咬中猎物，猎物毒发而死的惨状，使自心颤胆寒，再也没有法子咬下去，他一连试了几次，都没有勇气咬自己的尾巴，最后……”

段皇爷道：“最后怎样，跳水死吗？”

洪七公道：“不是，最后他找着一条同类的毒蛇，要那毒蛇把自己咬死，谁知道毒蛇摇摇头说道：‘不成！我们是不咬自己同类的，你要想死，还是找别的法子吧！’这毒蛇想了一阵只好游到山下，让人们看见了，活活的把它打死！由这个故事看来，人虽然是天下之灵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却随时人杀人，真个连蛇儿也不及哩！”

段皇爷点了点头，王重阳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他立即听

出洪七公这个故事，里含深意，决不是滑稽谈笑的口吻，必有所因而发。

洪七公又向段皇爷说道：“段兄，你捉过蛇没有？捉毒蛇的时候，是不是切不要让蛇头撞着自己的身体呢？”

段皇爷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如果让毒蛇咬中一下，哪里还有活命！”

洪七公又向王重阳道：“王真人，你听见了没有，你日后见着毒蛇，千万不要让它撞着身体呀！”

王重阳若有所悟，点头笑了一笑。

一夕无话，长夜消逝，天色刚才放亮，华山下现出一个白衣人影来，洪七公道：“毒蛇来啦！看看他今天有什么花样！”

王重阳更加明白，须臾之间，欧阳锋已经由远而近，高声叫道：“王真人、洪帮主、药兄段兄，昨天晚上失陪，因为我的蛇奴没用，叫蛇群走散了，害我化了一夜功夫，方才把蛇群驱集起来！”

洪七公笑着道：“是呀！老毒物对自己毒蛇，关心极了，恐怕连自己的老子也没有这样孝敬。”

欧阳锋白了他一眼，向王重阳说道：“王真人，我欧阳锋今日讨教你的高招！”

王重阳道：“好说，来吧！”

轻飘飘的向中心一站，欧阳锋并不扑上，只向地上一蹲，双手据地，一双怪眼睁得圆圆的看定了王重阳双手，半下不动，半声不发。

王重阳知道他用的是蛤蟆功，欧阳锋大抵知道自己的拳功掌法，不如洪七公，黄药师远甚而连洪七公，黄药师也不是自己对手，所以欧阳锋一上来使用蛤蟆功了。

王重阳知道蛤蟆功是西毒看家本领，利害异常，自己虽然有可以克制他的先天功，不过先天功最损耗精气，所以他也以静制动，隐忍不发。

两个在华山顶上，一蹲一站，对耗了一个时辰，红日已经高高升起来了，山色如绘，林梢坚冰积雪，渐渐消褪，可是王重阳和欧阳锋，谁也没有出手，仍然像两座岩石也似的在那僵持着。

段皇爷觉得十分希奇，他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兄，难道他们要对耗三日三夜吗？”

洪七公摇了摇头，王重阳陡的一进步，先采攻势，手起一掌，“推山塞海”，向欧阳锋左眉打去。

欧阳锋阁的一声大叫，双手向上一扬，全身直跃起来，样子就像跳高的大蛤蟆，双手扬处一股大力撞来，为势之猛，有如雷霆乍发，王重阳不慌不忙，用太乙拳里面的卸字诀，轻轻一带，便把蛤蟆功的力量，带向外门去了。

欧阳锋一击不中，再次蹲在地下，照旧跟王重阳对耗，动也不动。

过了顿饭时候，欧阳锋方才阁的一声大叫向王重阳一扑，双掌到处，劲力如排山倒海，王重阳又用太乙拳一带，卸去劲力，但是当全真教主要沉臂回击时，欧阳锋又再跳后，仍然蹲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王重阳没有进攻，欧阳锋蹲着不动，由辰时至午时，在这三个时辰之内，两个人总共拆了五招。换句话说，即是半个时辰方才交拆一下招式，别以为这是闷战，其实他们两个这样交战真正是生死拚命的开头，唯其不容易出手攻击，一出手就是全副功力，快如闪电，恨不得一下便制了敌人的死命！那怕是

毫厘之差，黍粒之距，也有生死胜负之判！

洪七公心中暗想：“王真人有先天功的功夫，怎的不使出来，一下便打倒他，省得这般费事，这老毒物昨晚练的功夫，怎的不使出来呢？奇怪！”

其实欧阳锋昨天晚上练了毒蛇神功，他何尝不想使出来，不过凡是高手比武，都是惊鸿掠隼，一沾即走，不问发拳出掌，都很少跟敌人臂腕接触，多半是在近身三尺以外，一掠而过，更别说撞着身体了。

所以他的毒蛇神功，始终是备而不用，西毒一连用了几次蛤蟆功，发出排山倒海也似的劲力来，始终没有把王重阳冲倒，他忽然把气劲一敛，使出神驼雪山掌法，一改先前使用蛤蟆功的迟钝，飘忽如风，滴溜溜的四面八方乱转，向王重阳攻击。

洪七公一看之下，立即明白，暗叫：“糟糕，他要使用毒蛇神功，不知道王真人有渗透我先前说的故事，及早提防没有？”

王重阳跟西毒交手，三五照面一过，便知道欧阳锋的蛤蟆功，猛恶无伦，单凭论起功劲，比黄药师的劈空掌、段皇爷的金刚拳、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，有过之无不及，不过他这种蛤蟆功，自己只要使用出先天神功来，举手立破。

王重阳究竟是全真教主，泱泱大度。

他觉得欧阳锋的功夫练到这般地步，已经算是难能可贵，自己跟他又没有什么宿仇大恨，何必要使出绝顶技艺呢？

所以事事留手，欧阳锋一使出神驼雪山掌法，王重阳心中暗道：“他用蛤蟆功，击我不倒已经黔驴技穷，还要跟我缠斗，这路神驼雪山掌难道胜得了我吗？真是可笑？”

念头未了，欧阳锋双掌一错，欺身近前，用了一着“冰河周

地”，左拳右掌，连进四招，其疾如风。

王重阳见他这一着来得飘忽难测，不敢疏神大意，立即使出太乙拳法的履字诀来，一接欧阳锋的手腕，接住他的劲力，向着横边一带。

那知道欧阳锋倏地双臂一张，化拳为抓，十指宛如铁钩，一吞一吐，向王重阳臂上抓到！

洪七公失声道：“糟了！”

他以为王重阳必定着了西毒的道儿，欧阳锋一用毒蛇神功，重阳真人必定中了蛇毒，倒在地上。

那知道人影一交，王重阳纵声大笑！接着砰的一声大响，一个人影飞出三丈以外，几乎翻下华山巅顶。

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不但洪七公感到意外，连黄药师、段皇爷那样内外兼通，神目如电的武林高手，也觉得莫明其妙。

大家定睛看时，王重阳站在原地，神色自若。

欧阳锋却铁青着面孔，呆立有如木鸡，过了半晌，西毒陡的折转身子，直向山下跑去。

洪七公叫道：“老毒物！这一场架你不打了啦，要一个人先走，是与不是？”

欧阳锋哑着嗓子道：“胡说！再过一个时辰，我一定来，再跟各位讨教！”

就这两三句话的功夫，说到最后一个教字，人已经跑出数十丈，倏忽不见。

洪七公道：“如此本领，却不学好，可惜之至！”

段皇爷不明其所以，向王重阳问道：“王真人，刚才那一场架，到底是你打赢，还是西毒输了！”